

# 前漢

## 卷六十四下之六十八



4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50/-28/-29 | 73/19/68 |    |    |    |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賈傳第三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祿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曰

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

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

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

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末矣

未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措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

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

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

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

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

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

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

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字生也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

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

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

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

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

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蟻蚩民無所

告愬及至秦玉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



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  
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  
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  
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  
者眾師古曰謂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  
將兵以北攻彊胡避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  
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  
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  
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

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縣也

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

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

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

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

無尺寸之

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

壤長地進至乎伯王

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

音竹兩反伯讀日霸

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



狗南夷朝夜郎降羌燹略葳州建城邑張晏曰葳貉也師古曰葳與穢

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燧音扶元反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

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孳而不

解師古曰孳相連引也音女居友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

也引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

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

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外郡守臂若

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

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

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

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

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寄反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

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

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



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蹄一足

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

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窳屏葭葦與

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成其徵應也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

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

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

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票騎抗旌昆

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師古曰埃古侯字以

下亦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

勞力歸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日刑見也履衆美而

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虞服

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

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

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

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

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葬之郊宮謂秦時及后土也獻

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

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



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饋謂克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

今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

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

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

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鵙退飛逆也張晏曰六

鵙退飛象諸侯畔逆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

論者未以周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

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噴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

師古曰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各也獸皆兩角

今此獨一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

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

裳也編讀曰辨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

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

皆以軍言為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扇熾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

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顛之可也湯以致

其法不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

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

萬曆十五年刊



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

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

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

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

二郡邪將執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

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

備師古曰備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

之問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

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

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誣

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

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

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軍問以此何

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還

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還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以下亦同

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



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

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

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

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

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

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抗竊不勝憤

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

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軍自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

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

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乃反越相

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

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

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

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儵華龍柳褒等待詔金

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勃海

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



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

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

童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汜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

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職宣布詩也以美盛

德故謂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意益州刺史因奏褒

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通同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

且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絕麗密師古

不雜麗密師古不雜麗密師古不雜麗密師古不雜麗密師古

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哈者含師古曰糗即今之熬今臣辟

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僻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

茨以蓬茨蓬也茨音才私反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

累師古曰顧猶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

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

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

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在乎審已正統而

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粹

萬曆二十五年刊



其鋒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水中以堅越砥斂其罟音刃

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師古曰

音之亮反又忽若慧汜畫塗師古曰慧帚也汜汜灑地

之地以刀畫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師古曰督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

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匈

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郝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

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王良執靶張晏曰工良郵上

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

恤郵良劉無止王良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蔽輦

遇孫陽而得伐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

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

之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

精巧也然則善御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

者耳非始作也景之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

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

者不苦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襲貂狐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

音於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



有園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園空虛

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

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筭

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

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

信。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木反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

於朝百里自鬻。寧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

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也離此患也。及

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

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溲而升本朝。張晏曰

溲狎也汗也言敝與溲汗不章顯也師古曰溲音先列反離疏釋躄而享膏梁。應劭

此疏食釋此木躄也臣瓚曰以繩為躄也師古曰躄音居略反剖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也故世必

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列風。師古曰

也音龍興而致雲。蟋蟀族秋吟。蟬螿出以陰。孟康曰蟬

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蟬螿甲蟲也好叢聚而

飛籠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



多賢士生此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若堯

周王之國也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

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鍾

音日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

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

日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

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

依晉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異溱師古曰溱字與臻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翺德與

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

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偃叩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王帝紀彭祖堯舜時人

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

信讀曰伸响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

人也响音許于反噓音虛寧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蓋信乎其以

寧也建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令褻與張子僑

等並待詔數從褻等放獵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日游放及日獵所幸宮

萬曆二十五年刊



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  
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  
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師古曰辟  
讀曰譬

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

師古曰虞與娛  
同說讀曰悅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

師古曰風  
讀曰諷

鳥獸草木多聞之

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  
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  
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太子喜  
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  
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  
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

失召侍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

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師古曰居海中之洲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

廣袤可

千里

師古曰  
袤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

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

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

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

珠厓二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

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

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

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

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臣贊曰禹之功德裁入聖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

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禹貢

浸也朔南方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

師古曰與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含氣之物各得其

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

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

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

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

為稱號王克論衡作越嘗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

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齊桓裒其難師古曰謂襄

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孔子定其文張

之監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

雖大自稱王者皆敗為子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



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

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

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

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

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採平城之事師古

曰追計其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

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

郡師古曰樂音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

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

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想魂乎萬

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



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  
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  
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捐  
捐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快子詣反又子奚反  
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  
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為讎敵  
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  
而患之久矣何況過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曰圓貌也霧露

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

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

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

棄之不足惜

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

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

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夫供天子故曰禁錢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

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



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與兵擊  
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  
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  
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珠  
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  
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以下亦同通于時  
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  
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  
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

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

之處卽安置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

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

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

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

張晏曰京楊興字

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瘳薛大夫

師古曰瘳與愈同

我

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

鹿克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克宗君蘭爲京兆京兆

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

言平恩侯可爲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

期思侯並可爲諸曹

師古曰期



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宜立為冀州刺

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

信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翼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

興曰我復見言

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

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

曰方且是也讀如今字

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

師古曰且與第但也

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

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

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

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宜即歸其家不妄交遊

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

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

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

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

張晏

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

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

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

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

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

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

驚朕師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我衆

王制順非而



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

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成帝時

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

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

深切著明師古曰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

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

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終

前漢書卷六十五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

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言一談

反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

朔功



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

文吏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曰乃得學十五學擊劍十六

學詩書師古曰擊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誦二十二

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

進退士眾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劉敞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

諸者非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

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

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懼三軍服猛獸也捷若慶忌師古曰齊大夫

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

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

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若此一曰即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明

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

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

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父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

師古曰若汝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

也曹輩也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

曰音先各反下云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索長安米亦同也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

萬曆二十五年刊



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

家也放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問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日反置守宮盃下射

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

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

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捍之義耳盃食器也

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盃也盃音撥○劉放曰守宮生

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佚也一蟲之微何能

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為龍又

贊進也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

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蝻蝻蜥

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

蝻音余赤反蝻音榮蝻音原蝻音鳥典反蝻音殄○劉

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蝻蝻俗呼為蝎虎者是也此

物唯在屋壁窓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

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

宋祚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

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之五 列傳



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迺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日是窶數也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灌四股鉤

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

渣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

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

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御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

曰數音數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日生肉為膾乾

景本作藪

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

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髡箭之髡暑音瓜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

自寃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嘲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

○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

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為窶數大物在盆

下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

寄生為芝菌形圓似窶數而云非寓木九踈謬矣○宋祁曰呼報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

當作呼服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

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

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擊也韋昭曰凡鳥

為擊生而自啄曰雞師古曰擊音口豆反○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

為擊生而自啄曰雞師古曰擊音口豆反○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



爾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

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呶牙何

謂也張晏曰齟音植黎之植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狀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

亞音烏加反狝音五伊反呶音五侯反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

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為廷府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音子廉反如音人庶反

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呶牙者兩犬爭也

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

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悉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

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

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

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

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

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

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

曰官名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

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微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之五 列傳 五



孰以祭宗廟也音紂解在景紀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

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

民皆號

馳驚禾稼稻杭之地

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杭其不黏者也音庚

民皆號

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鄆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

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

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

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

史知指

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

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

師古

曰徼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徼音工鈞反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

師古

曰共讀

後迺私置更衣

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

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

從宣曲以南十二

所中休更衣

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投宿諸宮

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

諸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

師古曰倍陽即舊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鄆縣也

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

師古曰舉

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

蓋屋以東宜春以

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

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



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

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

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

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

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

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

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

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

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

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

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

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

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如取食

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

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

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



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

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

車驚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

目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古曰張說長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

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馳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

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

而諸侯畔應劭曰糾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

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秦興阿房之殿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

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逆盛意

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

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

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

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

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

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

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澗不浸稼穡不成

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

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不可

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

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

萬曆二十五年刊



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

師古曰慮音慮

隆慮主病

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

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

志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

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

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

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

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

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宋祁曰

夕當作少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

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

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

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

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劾不敬

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



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太后之女堂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

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

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

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

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

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

日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

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

者爰益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

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日身挾大罪迺欲自安

而居處者平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爰

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

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

當有宿宮故宜獻此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曰

園在長門長明在長安城東南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

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

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

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

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



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

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請

音才姓反○宋祁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

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

職師古曰卒讀曰粹洒音信又音山鼓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

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

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

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

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

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

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

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

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

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師古曰

董君綠幘傳鞞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如射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

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即今之臂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

鞞也傳讀曰附鞞音工侯反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

同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

者上殿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



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  
官金錢雜繪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  
狗馬蹇鞠劔客輻湊師古曰蹇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藝文志董氏常從

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

也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

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

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

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

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

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

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師古曰右尊之也盡狗馬之

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

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也○劉敞曰劉向說春秋蚺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

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

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

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

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

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及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三月不葬

慶父死

而魯國全

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子莊公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

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

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

更名東交門

蘇林曰以偃從此門人交會於內故以名焉

賜朔黃金三十斤

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

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

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趨末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

師古曰從音于容反

朔對曰堯

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

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

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

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繪音徒奚反

足履革

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

以韋帶劔

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

莞蒲為

席

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

兵木無刃

服虔曰兵

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衣緼無文

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緼音於



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

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

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

麗麗屬宮人簪璫瑁垂珠璣師古曰璫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音代瑁音昧璣音

居依反又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音鉅依反撞

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

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業也

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

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終以隨珠和璧天子

袁翠被憑王凡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則

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謂戲也談笑謂諧謔

發言可笑也談音恢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

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上傲為音于偽反

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嘗

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

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

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

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二人也



孔丘為御史大夫

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為將軍

師古曰太

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為將軍

畢公高拾遺於後

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

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弁嚴子為衛尉

師古曰以其有勇

臯陶為大理

師古曰以

其作士士亦理官

后稷為司農

師古曰播種

伊尹為少府

應劭曰伊尹善亨割

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

子贛使外國

師古曰以其有辯說

顏閔為博士

師古曰顏

回閔子騫為皆有德行也

子夏為太常

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

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為太常此說非也

益為右扶風

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

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

季路為執金吾

師古曰亦有勇力

契為鴻臚

應劭曰高

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尚同字本作併蓋後從省耳

龍逢

應劭曰

為宗正

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而死也以其直無所阿私

伯夷為京兆

應劭曰

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

管仲為馮翊

應劭曰管仲定

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

魯般為將作

師古曰以其巧也般與班同

仲山甫為光祿

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如剛亦不吐

申伯為

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

延陵季子為

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子杜

百里奚為典屬

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為之

柳下惠為大長秋

師古曰惠

禽也食菜柳下諡曰惠以其貞潔故為大長秋

史魚為司直 蘧伯玉為太傅

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蘧音渠

孔父為詹

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

叔敖為諸侯相 子產為郡守

師古曰善治邦邑也

王慶忌為期門



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或曰夏

師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力舉千鈞鼎官今羿為旄頭應劭曰羿善射故令為旄

殿前舉鼎者也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宋萬為式道候師古曰萬宋閔

車前師古曰羿音詣也式表也表道之候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

若今之武侯引駕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董仲

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

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

于文辭師古曰溢者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何與

朔對曰臣觀其舌齒牙樹頰胥師古曰頰肉吐唇吻擢

項頤師古曰頤頤結股腳連睢尻師古曰睢遺蛇其迹

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透迤也偶旅臣朔雖不肯尚

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

者恐失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

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

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

談調而已師古曰調與譏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

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

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該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



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及都居也

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

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

曰服膺俯服其習臆也釋廢置也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胞音胞

胞之胞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

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

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

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

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克內外有廩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

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孟

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

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

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

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



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

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

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

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

遠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

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

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鸞鳴飛

且鳴矣師古曰鸞鶴雍渠小青雀也及則鳴言其得日搖言具勤苦也辟讀曰豐

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變其

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師古曰自易言其

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黈纁克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為瑱用黈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

非也黈黃色也纁縣也以黃絲為丸用和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不

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

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

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

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

死不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

徒衆也

子何宜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鄜

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

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

闕天以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遙反

以筦撞鐘

文頴曰謂稟筦也師古曰音徒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絲是觀之譬猶騶駒之襲狗

服虔曰音

蹤助如淳曰聽駒小鼠也音精助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嚙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也耳語辭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

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

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

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

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

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

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

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

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師古曰見顯也意者



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吳應也音弋祭反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

於戲師古曰於讀曰鳥戲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言不可談何容易

故曰何容易也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政反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

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說於目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讀曰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

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

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諲

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

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偽

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瑒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瑀瑒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

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墮國家為虛師古曰墮讀曰墟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

也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



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

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

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

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味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

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然失守之

貌也懼音居具反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馬几自貶損也

先生

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

師古曰解在在鄒陽傳

此二人者皆

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

和之色

師古曰閒讀日閑閑暇也

發憤畢誠

師古曰畢盡也

圖畫安危揆度

得失

師古曰圖謀畫計也

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

之道可幾而見也

師古曰幾庶幾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

味以干湯

師古曰蒙冒也犯也

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之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

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如

褒

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

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

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



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  
 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  
 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  
 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  
 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  
 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  
 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  
 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

足畜積有餘囷圉空虛

師古曰曰畜讀曰蓄

鳳皇來集麒麟在郊

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

師古曰鄉讀曰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

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

此多士為周室禎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

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禰屏風殿上柏

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

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

從公

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

世所

傳他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

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

曰喜音許更反為音于偽反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

也稱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師古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

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

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贊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詭違也其滑稽之雄

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帥也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

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前漢書卷六十五終

前漢書卷六十六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

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為

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師

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

孫暉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

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

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



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

出有功封南郊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郊侯表亦作奔師古曰郊奔二字同耳音普教

及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

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後八歲遂代石

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入比坐事死師古曰比類也石慶

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輦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

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

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

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為太

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

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

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

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

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

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事獄辭且多

械繫方父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

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

道理偶人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故從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克遂及公主皇后

太子皆敗語在江克戾園傳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

也園也

劉屈釐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不

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

故乘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天子賀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

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如淳曰戎邊卒糧乏不貨能為方計以益之也

賂上流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義矣終

不自革迺以邊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以行恩施為已

使內郡自省作車服虔曰詐令內郡自省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

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又令耕者自

轉以困農文穎曰自輸穀於邊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

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下吏妄

賦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捕也獄

已正於理其以涿郡太守屈釐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

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夫親親

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服虔曰澎音彭其秋戾太子為江克所譖殺克發兵入

丞相府屈釐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



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

也置驛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

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

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

為櫓師古曰櫓楫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毋接短兵多

殺傷士眾師古曰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

子既誅克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

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

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制師古曰橋與發武庫

同其字從手矯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師諸官府

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

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鄭縣東長水鄉郎

舊營校之地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

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

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土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

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

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

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啟

四市人師古曰啟與驅同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

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也丞



相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古

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

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

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

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

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

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

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

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柁侯孟康曰柁音姪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

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及法族

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以太

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

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

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與之祭因設宴飲焉與

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淳曰漢儀注

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

不為通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

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

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



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  
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  
詔載屈釐厨車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  
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  
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高寢郎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

會衛太子為江克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

變訟太子寃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

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

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

之言不

移時也數月遂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

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

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

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為相也使者

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

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貫之

師古曰貫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然千



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  
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  
廣上意尉安衆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迺與御

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

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與娛同上報曰朕之

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

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

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

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

曩者江克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

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西門之屬謀入匈奴

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以明知也至今餘

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

其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

師古曰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後歲

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鉤弋宮名也昭帝母趙

婕妤居之故號鉤弋夫人也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

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師古曰道讀曰

導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千秋居丞相位謹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



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  
 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  
 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  
 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克實始元六年詔郡  
 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 千秋為相十二年薨  
 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  
 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西除桑弘羊為  
 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權筦之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人

官也筦即管字義與幹同皆謂主也

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

上官桀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

師古曰訢字與欣司

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

令

孟康曰故干乘縣也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

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

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

曰質鐵也欲斬人皆伏於鐵上也鐵音竹林反

仰言言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

郡國

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

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

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



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

張辨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

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

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

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

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

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

不可掩也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

師古曰移病謂移居

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人以聞蒼延年皆

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聞之不即告言也後遷御史

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

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

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

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

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

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

決師古曰與讀曰豫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



參語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

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以

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

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郎而常侍故謂之常侍騎也

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

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

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

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

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

舟龍貧者實病皆沐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游

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招權也貨賂

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

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兼之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

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謁洗沐皆

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

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

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

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

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



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

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行及政

能也治之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

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

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

近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弋二反

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秣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肄而

秣侯迺為御耳御謂御車也秣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

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

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抵殿門

師古曰抵觸也音下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

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

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

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

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

得入穴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又

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

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

殍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求朝故惲云不來惲上觀西

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畫人有

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

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

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

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

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

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行必不至河東矣

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以

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

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

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欲令戒飭

富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敕同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

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

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

長樂誣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

之也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毋泄憚語令太僕

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誅惡言師古曰誅與妖同

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

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

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憚書諫戒

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

業通賓客有稱譽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

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

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

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

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

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

若逆指而文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默而息乎恐違孔

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

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

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

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

口語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

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說以忘罪師古曰說讀曰悅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

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

以給公上師古曰克縣官之賦斂也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

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師古曰魚毛炙

肉也即今所謂燠也包音步交反燠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師古曰缶即今之盆類也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壤

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其詩曰田彼南山蕪

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若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項百畝以喻百官也言立者貞實之物當在

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其須待也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裋低卬師古曰裋古袖字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

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

應劭曰段干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也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

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

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

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

迺睹子之志矣

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見子之志

與我不同也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

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

師古曰杜延年

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

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

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

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

猥佐成上書告惲

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

有佐名成者驕奢

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

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

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

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

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

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

師古曰言眾斂錢物

為義買犢

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侯

師古曰門侯主候時而開閉也

久之



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

曰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

閒讀曰閑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

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

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

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字也僂曲背也俛音力主反

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

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

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眾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

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師古曰屢被察廉反舉薦故得遷之也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

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

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

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

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



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  
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  
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  
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  
大要教咸謂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謂古諂字也萬年廼不復言萬年  
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  
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  
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  
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雲雲從刺  
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於是石顯

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

師古曰掠治擊也音力向

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

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

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坐

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

謂郡之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為地曰木杵春不中

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以鐵為之鉗音其炎反

鈇音弟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師古曰作劇苦又被督笞笞罰既多故不勝

也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父老者盡出腐爛家不得收其



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

奉養師古曰調奢侈王食師古曰王食然操持掾史郡

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師古曰

書以約勅也公然移即各欲求索是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下吏畏之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日令行禁止然亦以

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

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

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

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後竟徵

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師古曰

音王沒入辜權財物師古曰辜罪官屬及諸中宮黃門

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

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

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有十

解在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

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

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

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



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務在武紀及食貨志

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

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師古

曰竟讀日境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

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

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

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恒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

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

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

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

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

子推言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讀與矯同彬彬然弘

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蕙譏公卿師古曰蕙

音滿又莫本反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



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

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

於利而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放

行多怨生也謂與上官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

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師古

日說讀斗筭之徒何足選也日悅

前漢書卷六十六終

前漢書卷六十七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 固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

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

葬以反吾真師古曰先令謂遺令贏者不為衣衾棺槨

反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



難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縉賀之

也孫承嗣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

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

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

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

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

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

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

師古曰靡散也單盡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見發掘也此真與

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

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

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鬪真師古曰鬪與鬪同其

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

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音口對反

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

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錄是

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客也錄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窆



木為匱葛藟為絨服虔曰窾音坎窾空也空本為匱師古曰匱即櫛字也櫛小棺也藟葛藟也也一日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絨束也藟音力水反絨音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師古曰尚崇也言亂絕也

上不泄歿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

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

不為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

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

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特監軍御史

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買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

今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建欲誅之

迺約其走卒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

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

坐堂皇上師古曰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

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

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

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

利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

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



法黃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者法府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

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

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

有罪已聞

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

二千石以下行法

焉

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

丞於用法疑

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執事不諉上

師古曰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

反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

容不入國何文吏也

師古曰司馬法兵書之名也解在上父假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

吏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

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師古曰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

刃而誓致民志也

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建又何疑焉建錄是

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

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

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

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

往犇射追吏

師古曰奔走赴之而射也

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

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

服虔曰無

蓋主怒使

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

師古曰甲舍即甲

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

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為報

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

大將軍光寢



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縊民稱  
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借

助也音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廼變節子夜反

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

傳其業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

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永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

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

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

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

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

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

權之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

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

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

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

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

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



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  
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  
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

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抗首而請師古曰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柱

刺也距也音竹庚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

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

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

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

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師古曰周書

君羹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

讀曰群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

虐亡狀師古曰亡善狀也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

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

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

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

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

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師古曰吏上捕之不得

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



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  
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  
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上問  
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  
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  
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桀臣  
王子比干紂之諸父  
皆以諫而死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  
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

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  
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乘  
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  
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  
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宣不敢  
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  
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  
餘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  
周於槨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

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後去官歸壽春數因

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求假軺傳師古

車之傳也軺音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

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

見群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

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

不忠也師古曰先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

父故言疏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也轉圜言其順也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

援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

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孝文皇帝起於

代谷師古曰從代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

而亦即帝位邵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

依師古曰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

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井田除五等禮

萬曆二十五年刊



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

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

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是以天下

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銜驚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

有三年之於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

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

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

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問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成

帝鴻嘉中廣漢男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

都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皆

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

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

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

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逾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等書

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

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

公之孫惠文王之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

子也任鄙力士也讀曰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



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師古曰懣音滿吐忠言嘉謀日聞於

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

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

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

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

也師古曰底細石也音之履反又音祗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秦阿劍名歐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以喻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

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

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

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

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其讎謂以管仲為相並解於上

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

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駸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

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

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

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師古曰以其所言

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  
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  
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  
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  
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  
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  
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留意亡  
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

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

門明四目也

師古曰虞書舜典曰臨四門明四目言且

且

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

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

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

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

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

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

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

漢興以來社

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

師古曰務全

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



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

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

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執陵於君權隆於主

然後防之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又亡繼

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

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

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

之陞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

牖之間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卧反盡平生之愚慮亡

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

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舉人所

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

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

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

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

杞師古曰謂封黃帝之後於顛帝堯之後於杞帝舜之後於陳并杞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

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

萬曆二十五年刊



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  
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

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

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

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

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諸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

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

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

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

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今仲尼之廟

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孔氏子孫不免

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孔氏子孫不免

編戶師古曰列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

穀梁傳曰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

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

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

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

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



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

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

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

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

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

得殷後而已今之故未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

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

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合於經也

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

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

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

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師古曰顛讀與專同

福一朝幸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

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

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

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

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曰鬲讀與隔同

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

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



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

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

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

是章弟子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飲葬之師古曰棺音工與反飲音力瞻反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

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

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師古曰為輔弼之佐以病免唐林

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

大夫復免病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

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

作之者我亡是也胡建臨敞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昭昭明也斬

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

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

其人尚有故法可案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時言殷視夏桀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

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遂從所好

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已再入太府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故此贊引清之再入太府謂初為大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

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敞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前漢書卷六十七終

前漢書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瑯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

也

師古曰中孺讀曰仲

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

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

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

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

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



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

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傳

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

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

奴婢而去還復過馬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

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

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

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

為江克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

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

屬委也任音汪屬音之欲反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俱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

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

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

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

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

拜卧內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



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  
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  
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  
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柁侯上官  
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  
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  
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醜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  
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纜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顛師古曰白晳潔白也顛顛毛也

音先歷反顛音人三反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

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

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

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

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

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

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



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

師古曰懷其恩德也

公主內行不脩

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

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

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

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

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

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

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

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又引蘇

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而大將

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

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

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

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



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

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

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

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

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

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

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

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

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克實四夷

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

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

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

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

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

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擢郎為九江太守

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

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

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

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

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

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

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考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

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

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

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

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母內

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

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母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  
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  
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  
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碎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  
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  
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  
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  
是也  
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

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

迎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

師古曰楊敞也

大司馬

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師古曰張子孺

度遼將軍臣明

師古曰范明友

前將軍臣增

師古曰韓增

後將軍臣克國

師古曰趙克國御

史大夫臣誼

師古曰蔡誼

宜春侯

臣譚

師古曰王訢子

當塗侯臣聖

師古曰魏也

隨桃侯臣昌樂

師古曰姓

趙故蒼梧王趙光子

杜侯臣屠耆

師古曰故胡人

太僕臣延年

師古曰杜延年

太常臣昌

師古曰侯蘇昌

大司

農臣延年

師古曰田延年

宗正臣德

師古曰劉向父

少府臣樂成

師古曰姓

廷尉臣光

師古曰李光

執金吾

臣延壽

師古曰李延壽

大鴻臚

賢

師古曰韋賢

左馮翊臣廣明

師古曰廣明

右扶風臣德

師古曰周德

長信少府臣嘉

師古曰不知姓

典屬



國臣武

師古曰蘇武

京輔都尉臣廣漢

師古曰趙廣漢

司隸校尉臣

辟兵

師古曰不知姓

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

師古曰王遷

臣畸

曰宋

臣吉

師古曰景吉

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

師古曰並不知姓

臣夏侯勝

李奇曰同音也名故以姓也

大中大夫臣德

師古曰不知姓

也姓

臣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

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

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世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

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綰師古曰斬綰謂縗裳下不縷直斬割

之而已縷亡悲哀之心成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

傳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以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

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之孟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曰佩行璽信璽在符節就次

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命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

人皆見言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

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目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

自往至署朝暮臨師古曰臨哭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

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

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



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師古曰俳優諧戲也

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還不居喪謂柩之入冢葬擊鐘磬召內

泰壹宗廟樂人輦道車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

淳曰輦道閣道也車首屏臣瓚曰車首池名也在上

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而鼓吹歌舞也車首瓚說

左思吳都賦云長塗車首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

之乎劉敞曰輦道輦仁車也岑年蓋鼓角士胄即

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

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何淫祀也祀巴與從官飲

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苑關

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旣有果下馬高

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

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滂

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為人臣

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王離席伏尚書令

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

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節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發御府金錢刀劍玉

器采繪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師古曰湛讀曰沉又詔太宮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



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促關

由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鷄豚詔殿門內以為常

師古曰內人也令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

賓解在叔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

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

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持節詔諸官署徵

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

中傳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

責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

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

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

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

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藉曰

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

所知亦已長大而抱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

音頻周襄王不此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

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傳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

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



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  
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  
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  
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  
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宋  
西疑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  
作四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  
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  
得侍見於左右

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質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

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

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乎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光坐庭中會丞相

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

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

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臣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

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

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



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

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

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

音胡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

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

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

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

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爲冢者賜金錢繒絮繡



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

師古曰漢儀法以玉為

金為縷要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古曰以梓木為

之親身之棺也為天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房藏中便

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房藏中便

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系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

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

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梓黃腸題湊師椁木外

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椁木名非也師古曰爾雅

**臧椁十五具**屬也蘇林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廚廢之

及毛詩傳並云椁木松葉栢牙檜木乃栢葉松身東園

耳蘇說非也椁音七庸反檜日工闕反字亦作栝東園

**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

署名也屬少府其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輅車

署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輶輅車

文穎曰輶輅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屬

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如輶輅車也臣瓚曰秦始皇

道崩祕其事載以輶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

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車駕大廡白虎駟

以輶車駕大廡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輶輅本安車也

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閉

輶者旁開窻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

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十內

及黃屋左纛發材宮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

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士起冢祠堂置園

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

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

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

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

萬曆二十五年刊

列傳

十三



其後世疇其爵邑

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

如蕭相國

師古曰與讀曰豫

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

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

及後世

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

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

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而

侈大之

師古曰瑩莫域也音營

起三出關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

承恩

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豕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豕園也師古曰服說

是也文李並失之

盛飾祠室葺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

之

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廣豕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

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

如淳曰網亦馮馮謂所馮者也

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葦也

韋絮薦輪

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

之以絮師古曰絮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

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

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

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

顯寡居與子都亂

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

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

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

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

多從賓客張圍獵

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

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

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

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

宮殿中亡期度

師古曰長信宮上宮太后所居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

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



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

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問女能復自救邪師古

曰問音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

欲躪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師古曰告語也迺去人以謂霍氏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

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

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師古曰謂臣進見獨往來各各得盡

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

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佞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

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

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

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少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

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

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

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寧侯

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

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

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

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

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



光俱大司馬者

蘇林曰特但也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

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

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

稱病禹故長史任宣侯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

軍不得至是

如淳曰縣官謂天子

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

曰外謂疏尸之

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

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

宣見禹恨望深

師古曰望怨也

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

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

師古曰仲音冲

左馮遂賈

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

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

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

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

百官以下徂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服虔曰皆光奴

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

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

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

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

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

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

窶人子

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及

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

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

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



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

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師古曰離家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

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

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

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

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

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

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大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

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

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

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

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

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

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

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

萬曆二十五年刊



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

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亟下捕之蘇林曰亟

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

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

霸傳鴉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

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

騎聲正譁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

竈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竈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

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

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

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

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

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

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

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

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

馬博陸侯禹與毋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

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誅誤百姓賴宗廟

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

萬曆二十五年刊



所註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  
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  
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其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  
謀師古曰皆讎有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封章為博成  
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  
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  
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霍氏秉權  
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  
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

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  
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  
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考且有火患  
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  
者也行音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  
胡即反師古曰鄉讀曰日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嚮次下亦同也  
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  
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



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上迺在上也

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

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

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靳

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

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

戶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

屠音儲音許對反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

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

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

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

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

王為列侯曰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

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

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

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

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六十八



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  
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  
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  
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師古曰鄉讀曰鄉日磾子二人皆愛為  
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  
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  
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磾適見之惡其滯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

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  
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克相善及克敗衛  
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  
越夷滅克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  
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

下於殿也

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

光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

日磾小疾

卧廬

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

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

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

故日磾奏厠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厠而心動

立入坐內戶下須



史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見日磧色

變走趨卧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嚮也卧內天子卧處行觸寶瑟僵日

磧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

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磧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磧

粹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粹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音灼曰胡頸也粹其頸而投

殿下也師古曰晉說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

孝節日磧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賜出忤逆也

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

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光讓日磧

日磧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

女妻日磧嗣子賞初武帝遣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磧

為稅侯師古曰稅音丁故反日磧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

大將軍光白封日磧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

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磧兩子賞建俱

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為馬都尉及

賞賜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

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

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

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

曰萌牙者言始有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

端緒若草之始生



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秬侯奉

日碑後初日碑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

日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

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闈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

門闈宮中大小之門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

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皆為諸曹中

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

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

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

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

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

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詔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

鴻臚主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

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因

如淳曰幸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

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

有子乘以從師古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

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

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而參使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中郎將也

越騎校尉關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

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

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大中大夫給

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

為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

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

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

以家氏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

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

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如淳曰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

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屬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

與族昆弟秬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碑傳子節侯賞

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

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

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

耳為父立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為大夫人恃莽姨母故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碑功亡有賞語當名

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言灼曰當是賞弟

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

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

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復



前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 二十五  
為後賞而令大夫主賞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

祭事師古曰噴說是也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

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周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

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廼者呂寬衛寶

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

日艾讀曰逆又割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

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

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

見嗣日殫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

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

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當即如其言

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

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

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失禮不

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

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

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

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

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



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權燕王

仆上官師古曰因頓也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

謀晉灼曰不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

師古曰湛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

讀曰沈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

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

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

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前漢書卷六十八終



